

遮盖与展露的身体游戏

——评朱利安·鲁宾逊的《人体包装艺术》

文 / 齐志家

与一般服饰作家的中规中矩不同,朱利安·鲁宾逊的服饰研究往往饱受争议。这不仅因为他具有享誉国际的著名时装设计师、作家、学者和历史学家的众多身份,而且在于他具体研究中的激进立场。但不可否认,鲁宾逊关于人体装饰、服饰心理及审美的研究给予我们独特的视角和发人深思的意义。《人体包装艺术》被认为是一部内容丰富博学、图片精彩绝妙的关于人体装饰的著作。^[1]当然,其对服饰研究的根本贡献还是应该在于其特有的“身体意识”与“基于身体的立场”。

传统服饰著作,往往过多地把服饰作为一种观念和象征来考察;而鲁宾逊则从“包装身体”的角度来强调服饰中的身体意识。他认为,服饰从来都是人类改变身体的欲望的结果。正如在引言中所说,“从着装中所产生的身体意识的提升感很可能是植根于我们内心深处的”,“我们从穿衣中得到身体乐趣——”。正是基于这种服饰观念,《人体包装艺术》在衣着行为与性心理之间建立起密切的深层联系,认为服饰是既遮盖又突出地传递着性信息。

“心灵之衣裳”部分是在心理学和人类学的意义上,探讨衣着、衣裳、身体以及心灵的联系。指出衣着的根源在于人类的心灵,并最重要地在于创造性的吸引力。作为人体包装的衣

裳,归根结底应被认为是心灵的衣裳,而不是人体的衣裳。衣着本身具有某种力量,诸如煽情、呵护或是震慑,人们往往就是运用这种力量传递性别信号和社会信息。在此,鲁宾逊思考的衣裳连接着身体和心灵,并且衣裳就是心灵对身体进行包装的成果。

“历史的视角”部分是在社会历史的层面探讨衣着与性关联的具体历史。具体到从兜裆布到领结,从紧身胸衣到撑架裙,从制服、婚纱到牛仔裤这些具体的身体包装。鲁宾逊注意到,在西方文化中,不同时期展露不同人体部位的性信号区域,而又同时掩盖其它部位。这种转移性感展示部位的现象又被时尚作家们称为“性感部位转移理论”。衣着的目的就在于发出性能力信号,引发性需求,并展示财富与权力。即使财富和权力也可引起性兴趣。在两性上,男装则是为了取悦女性,而女性则为了相互攀比性的魅力。诸如,紧身胸衣提供了性诱惑的工具,它能立刻凸显女性的第二性征,上面的胸部和下面的臀部。在此,鲁宾逊认为,人类历史中曾经创造出众多性吸引的手段,而作为人体包装的衣着从来都是从根本上希望增加身体的性魅力。

“标志与象征”部分是基于符号学和文化学的意义,探讨性信息及社会信息传递的可能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当代服装时尚的身体问题研究》(12YJAZH100)

作者简介:齐志家,博士,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教授,《服饰导刊》常务副主编

性。身体的展露方式通常被用于向观众传递性别、文化归属及其社会地位等信息。通过一系列繁复的标志与符号，服饰可强化身体特征，标志性成熟以及激发性的兴趣。在西方，这个符号信息系统经历了数百年的渐变和演化，形成了服饰与性的关联方式。作为一种除了表情、姿势之外的身体语言，作为一种身体装饰的服饰，作为一种交往的信息符号，服饰往往传递着性信息内涵以及民族性内涵。不同时代有着不同衡量性吸引力的标志。服饰不仅本身与身体部分有着联系，服饰本身也充满着性信息。诸如，女鞋与阴道；蕾丝与阴唇阴毛；眼晕与性兴奋的关联。

“现时与今日”部分主要探讨当代的服饰与时尚，特别是1950年代以后的民主化的时装进程。人们可以随意打扮，而设计师则无拘无束地炮制出年轻性感的形象，但地球村的现实也使得人们往往可能被商业化所操纵。“观念的变化”部分则主要分析当代衣着审美观念的变化。研究认为，我们显然不愿意长时间地持续一种穿着样式，往往以不断的变化来显示我们的永不满足。但是，这种变化也永远是由羞怯和展露之间的永恒妥协达成的连锁反应。我们从来不认为存在完美的样式，我们永远在追求新的样式的途中。观念上的变化还在于，新的流行样式往往是极其具有美感的作品，人们穿着的目的在于炫耀服装本身，而不是旨在将它们穿得多么性感。当然，那些希望展示自身性魅力的人们仍然可以选择全新的性感服饰。

鲁宾逊的《人体包装艺术》一书又被副标题为“服装的性展示研究”。这一标题更直白地表明了作者的写作目标——服装与性的深刻联系。正如，上文所述的那样，鲁宾逊深入探讨了人类衣着行为产生的深刻原因就在于性吸引力的诉求。即使在所谓的“穿衣模式”以来，

人类的服饰行为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最原始的愿望，这就是愿望装饰自己并显示性感与增进性魅力。很显然，鲁宾逊的这种揭示既是独特又是卓有成效的。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直白的研究内容与问题背后所隐含着的研究视角与立场应该值得我们格外的关注。这是因为，鲁宾逊采取的“身体立场”对于时尚与衣着研究来说具有某种开拓性的意义。在《人体包装艺术》中，鲁宾逊最突出地强调了衣着是身体的衣着，身体是衣着的身体。他也试图在更潜在的层次为我们展示衣着中身体的诸多面向激发我们关于身体问题的思考。这就是“遮盖”与身体，“展露”与身体以及遮盖和展露游戏中的身体。

首先，衣着就是被遮盖的身体。这个身体被作为人性化的身体，而区别于动物的身体。在鲁宾逊看来，遮盖不是因为羞耻，而是因为需要创造吸引力。他主要追溯了羞耻感的起源以及羞怯感的原因。羞怯感被认为是被有了穿衣模式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在古希腊，裸体是种公开认可的行为，而对于裸体的羞耻感则是后来的一种认识。借助人类学家的观点，首先是出现了用以吸引对性感带的注意力的服饰，再开始有用作遮掩方式的服饰，也就是所谓的对人体包装的穿衣模式。实际上，对待服饰的文化态度往往各有不同，羞耻感的标准也各异。诸如，在西方的当代，穿衣模式是为了高挑、性感和年轻而穿着；在部族习俗里可能是为了传递标识信息。而在另一些时候，穿着仅仅就意味着按照祖先的方式来包装身体。在鲁宾逊看来，就服饰的起源而论，服饰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来增强性吸引力，并主要将他人的注意力吸引到性器官上。在西方很多样式，往往通过掩盖住能唤起性欲的部位，而设计出特别为刺激观众的想象力的作品。由此，并非由羞耻感而穿衣，相反，穿衣的结果形成了“裸体可

羞”的羞耻感。实际上,人类的社会历史表明,在罗马人哪里认为裸体自由。罗马人对裸体影响道德没有任何概念,他们也根本没有基督教道德的基础。而当罗马人皈依基督教后,传教士开始传播裸体为恶魔的作孽,将其与原罪联系,这才是羞耻感的来源。

其次,衣着就是展露的身体。这个身体被作为欲望的身体。尽管我们的祖先曾为裸体而着迷,甚至在一些艺术里仍然崇拜裸体,裸体也不可否认是我们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但掩盖裸体对于公开场合仍然显得相当必要。绝大多数人们还是摒弃了裸体状态。人类历史中,以服饰美代替身体美的趋势早已出现,穿衣已成为公认的传统习俗,而裸体或几近裸体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或至少被认为是性挑逗行为。大多数人类学家认为,服饰的原始目的是吸引对性感带的注意力。但随时间的推移,作为吸引注意力的服饰转变为作为遮掩方式的服饰。我们看到,当今时代的许多服饰风格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最原始的愿望,装饰自己并显示性感是最重要的理由。服饰的目的就是增强我们身体意识和感官享受。服饰的历史也表明,不是所有类型的身体展示和包裹在本质上都具有明确的或象征性的性含意。有的服饰只是社会文化的象征,有的只是保护功能的需要,有的则是用于装扮的目的。这些样式往往并不突出性感区域,而是有多种动机,诸如地位标示、地域民族、炫耀财富、延伸肢体、职业特点、羞怯防护、个性表达、性别区分等。但在穿衣的动机中,与性生活有联系的动机占据着重要位置。正如弗吕格尔认为的那样,就服饰起源而言,服饰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来增强穿衣者的性吸引力,并将他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身体器官上。当然在此的争论也是显见的。动机也可能是为了展示穿衣者的多项信息,只不过相当多的人们希望最大限度展示自己身体的优点。他

们也可能对服饰所传达的性信息一无所知,但在选择服饰时,性编码信息仍会发挥重要作用。并且,这些编码信息也正是我们喜好某种服饰的真正原因。

最后,衣着就是身体遮盖和展露的游戏。恰恰是羞怯培育了欲望,服饰既是展示身体的手段,又是遮羞的一种方式。在此,羞耻感本身存在自相矛盾,它同时满足着人类的两种倾向,亦即我们穿衣方式和我们的行为方式。一方面,羞怯感要求遮盖身体;另一方面遮盖的部分往往吸引了注意力。正如,沃德所说,隐匿是好奇心的食物。弗吕格尔的性感带理论也指出,女性时尚的历史就是基于性感带的不断转换。并且,我们往往倾向于截然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服饰,对于羞耻,它既是遮盖又是展示。西方服饰就被弗吕格尔认为是“人性外表永恒的羞耻心”。而实际上,比正常的害羞夸大了的羞耻心满足了人们无意识的展示欲望。如上所述,羞耻感的起源可能在于早期基督教对裸体自由观念的抛弃,而急于与“肉体”相斗争。但教堂却把作为主观意愿的性欲和客观存在的裸体混淆起来。以此来认为掩盖身体就掩盖了欲望。但却不了解这样的掩盖非但压抑不住对人体的渴望,反而由此造成了神秘感而更加提高了欲望。服饰的历史也显示,女人改变衣着风格的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是为了保持男人的性趣。最有效手段之一也就是把性感区关键部位的展示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而如果兴趣的关键特征是公开地进行炫耀的,那么这种特征的新奇价值很快就会消退,所以这部位一般又都是要求被遮盖着的。

参考文献:

[1][澳]朱利安·鲁宾逊.人体包装艺术[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1.

(收稿日期:2013年8月13日)